

新中国第一部反映铁路行业
内幕的力作

铁流

夏业斌◎著

作者以震颤的笔触对国铁进行了颠覆性揭示

铁路改革势在必行！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铁 老 大

夏业斌 著

纯属虚构 请勿对号
如有雷同 实属巧合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老大/夏业斌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229-03756-7

I. ①铁…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 第014509号

铁老大

TIE LAODA

夏业斌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钟丽娟
装帧设计: 视觉传达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深圳市彩美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3.5 字数: 528千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3756-7

定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子 1

第1章 车站出事啦 5

800名警察要赴银都打击炒票，倪思源依约赴叶梦琦处。叶梦琦告诉他，自己就是一个花瓶，被错摆在了银都站。倪思源欷歔不已，当场表示，一定助她一臂之力。

第2章 春剑行动 16

受叶梦琦委托，倪思源前往公安处打探消息，却见公安处长金屋藏娇，令倪思源大跌眼镜。朱一之当着倪思源的面，大骂叶梦琦是银都站最大的“黄牛”！倪思源心想：这朱叶关系，恐怕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第3章 两个投标会 27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倪思源跑到“招投标”大会会场，发现主办者是玩虚的，等到他摸清“机关”，搞到“暗号”，一头闯进去，却发现基建处对外吹得神乎其神的“招投标”工作是如此这般进行的……

第4章 505房间的秘密 34

江大坤以为倪思源是陈六湖这条“线”上的人，为日后发财“铺路”，便投其所好，对他百般“利诱”，将他一把推进了银都市最豪华的夜总会，可倪思源发现，站在按摩床旁边的是一位冷俊奇美、深藏怨恨的女孩……

第5章 “湖爹”骂人 43

陈六湖发火了。岭南车站为了“多经”创收，停掉了电煤运输，导致J省几大电厂严重缺煤，不能满发。J省将此情况反映到铁道部，铁道部震怒了，严批查处。局领导决定：派运输处长到岭南站整顿，请倪思源随行，意在及时报道整顿情况。

第6章 出击岭南站 50

岭南车站，哼哈二将。运输处长梁希皮只给任务，不给出路。站长李富贵拍桌子大叫：“你们这是逼良为娼。”党委书记钱焘寿说：“梁处长，我已背了二十多个处分，再给一两个也无所谓了，年轻人你就算了，他们还要进步呢。”梁希皮说：“你不想干，现在就写报告！”

第7章 贾伟求援 64

倪思源随行采访，觉得梁希皮这个角色不好干。客运段贾伟又来电话，要求他去帮忙“救火”，倪思源只好放弃去银都站看望叶梦琦的打算，直赴客运段。结果发现是自己的老同学、《麓水日报》记者方明又挑列车上的毛病了。

第8章 蜀官非栽了 72

职代会上，叶梦琦侃侃而谈，可大会还没开完，却又被告知：自己的丈夫——多经处处长蜀官非被地方检察院抓了。叶梦琦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人早不出事、晚不出事，为什么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呢？

第9章 第一次交锋 83

常委会上，讨论蜀官非被地方收押一事。党委书记吴郑之极为不满：“蜀官非一个星期不上班，不请假，我们也不知道，多经系统管理太乱了。”局长陈六湖却出奇地平静：“人家不放，就让人家去审吧，我们不管了。”陈六湖的这种态度，让班子成员颇感意外。

第10章 好大的牢骚 92

这些年来，银都局一边大喊“改革”，一边也搞所谓的“改革”，可改来改去，仍然是旅客不满意、货主不满意、铁路职工自己也不满意。倪思源再闯紫金8号，欲与叶梦琦探讨一下铁路改革的问题，叶梦琦却说：“肚子饿了。”

第11章 “三公先生”不见了 105

倪思源为了帮贾伟“了难”，邀方明出来叙一叙，方明却带来了一个课题小组，直陈铁路三大弊端：“对消费者不公平，对自己的员工不公正，对资本市场不公开、不透明。是严重的‘三不公’。”倪思源据理力争：改革需要一个过程。

第12章 苟安偏安 121

多经处长被抓，搅动了银都局半壁江山，大家议论纷纷。车辆段长苟安曾动用“小金库”，跟蜀官非合作做过几次生意，把段里的办公大楼也给抵押了。蜀官非

第一次受审，就把苟安牵出来了。

第13章 邂逅图书馆 131

在J省一流的图书馆，倪思源正查着资料，被一个女孩盯上了。倪思源突然发现，这个女孩正是在505房间给他按摩的那个女孩。女孩对他道：“您是好人。”俩人约好，咖啡厅再谈一谈。

第14章 咖啡厅诉衷肠 138

绿岛咖啡厅，高兰兰道出了自己的身世：岭南乡下人，姐姐来银都打工，突然惨死在铁轨下，家人不相信姐姐是自杀。于是，她便辍学来银都打工，沿着姐姐当年工作的足迹，找寻杀害姐姐的凶手。倪思源被眼前这个冷静执著的姑娘彻底征服了，只好答应了她的请求。

第15章 李进审案 147

按有关法律规定，蜀官非被移交到铁路司法机关。可他一回到铁路，就全盘翻供。纪委书记李进亲自上手，先前还不屑一顾的蜀官非立马像霜打的茄子……，检察长黄永刚叹道：有的人拎了两个月包，就当科长，再拎半年，又升处长，官是当上去了，可能力没上来呀！

第16章 直击陈六湖 155

蜀官非招了，又牵扯出了运输处长梁希皮。梁希皮倒了，这是陈六湖没料到的，一怒之下，他把自己办公室的电话线也扯了，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苦苦思索了一个上午，终于想出了对付吴郑之等人的办法——主动出击。

第17章 第二次交锋 162

常委会上，陈六湖大谈反腐败的重要性。吴郑之也一反常态，带头称颂起陈六湖来。工会主席刘朴实插科打诨——J省总工会王主席说：“你们银都局怎么都是一帮‘野生动物’呢？”

第18章 悠悠初恋情 174

局纪委限期整改、交代问题的电报又发到了各站段。叶梦琦有些心神不宁，邀约倪思源再进紫金8号，俩人旧情复发，抱在了一起。就在这个时候，倪思源的口袋里掉出来一张女人的相片。叶梦琦拾起来一看，大吃一惊：“这个女人在我家住过！”

第19章 惊魂高兰兰 186

高兰兰在某银行的保险柜中找到了姐姐高兰英的遗物。高兰英的确是“他杀”，罪魁祸首就是朱一之。案情重大，倪思源当机立断，带着高兰兰，直接上J省公安厅报案。

第20章 “三玩”处长 193

朱一之被称为“玩钱、玩权、玩女人”的“三玩”处长，可这个人能当上处长，却又是吴郑之极力推荐的。两部“联合工作组”下来调查权钱交易的问题，吴郑之说不清、道不明，只能坦承自己对此应负重要责任。

第21章 翻车快活岭 213

吴郑之惹出了麻烦，陈六湖心里当然高兴。适逢银都局年度运输生产任务又完成得比较好，陈六湖可谓一天六喜，可他一回到家里就蔫儿了：儿子病，妻子疯。田晓雄又报告：北银线施工发生重大事故。陈六湖大惊，连夜驱车快活岭。

第22章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226

吴郑之被调离，陈六湖不露面，欢送会也无法开，吴郑之只好孤身前往履新。肖劲感叹：这就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第23章 “湖爹”断案 242

吴郑之走了，陈六湖成了没有对手的“太上皇”，银都局成了他的私人庄园。半小时之内连下两令：梁希皮官复原职，苟安也被放了。可他自己还不知道，一张针对他的大网正徐徐张开……

第24章 北沟巧遇 253

倪思源进入北银线工地采访，偶遇小学弟，忽听前不久有两个老人冒充记者沿北银线走了一遍，顿觉稀奇。一路走来，倪思源感到北银新线建设工程确实问题多多、是非多多、疑点多多。

第25章 年终专稿 268

记者部主任傅箬打来电话，要倪思源赶写“年终专稿”。北银线交通中断，倪思源只好绕道岭西再回银都。汽车突发意外，为了护送一个小孩，倪思源走进了岭西铁路地区的“贫民窟”。

第26章 鼠戏猫 281

陈六湖约叶梦琦进了“曼哈顿9号”，要叶梦琦生一个儿子给他传宗接代。叶梦琦

说：“我要么不生，要生就生中国最贵的孩子。”叶梦琦要价3000万。陈六湖说：“已经有一笔款子打到你的账上了。”

第27章 一守失守 291

基建处长牛一守被抓，陈六湖慌神了。为了能捞回牛一守，他竟不顾一切，三管齐下：一是下令铁路公检法机关全面出动“找”；二是要田晓雄不计代价，打通各种关系“捞”；三是强令运输处长梁希皮立即停掉J省所有的电煤运输，“让他们的电厂断煤，发不了电，损失它十几个亿”，以此要挟J省放人。

第28章 “政治谣言” 302

梁希皮被迫重返岭南站，因不堪重压，一路神情恍惚，车到岭南站，下车时一脚踏空，骤然摔死。关键时刻，又有一些不利陈六湖的传言出现了。为展示铁腕，稳住阵脚，陈六湖孤注一掷，派出6个工作组，下到各站段追查“政治谣言”。班子成员都有点纳闷了：“湖爹”是不是疯了？

第29章 总统套房里的风流韵事 310

各种谣言甚嚣尘上，叶梦琦耳有所闻，她找到倪思源，劝其三思而行。可倪思源面对总统套间，深感这个社会贫富差距太大了，叶梦琦却无奈地回道：“这是没办法的事。”当俩人好不容易不再悲天悯人，云雨之事即将发生时，叶梦琦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顿时大惊失色，撇下倪思源，竟不辞而别。

第30章 惊天大案 322

北银线361公里处，也就是出银都站7公里处突发一起旅客列车正面冲突重大事故，简称“11·7”事故。事故救援，惊心动魄。事后查明，这是一起典型的重大责任事故。可在事故救援过程中，倪思源又发现了一起比“11·7”事故损失大十倍、百倍甚至根本就无法用数字来计量损失的重大案件。

第31章 魂兮归兮 332

倪思源迫不及待地打开胡楚生的来信，北银线种种内幕曝光，令其震撼不已。就在他痛下决心，准备重上北银线彻底揭穿这些内幕时，叶梦琦的绝笔信再次将他击倒。为了银都局数十万职工，倪思源豁出去了，他要与陈六湖等人拼个鱼死网破，他甚至做了最坏打算：万不得已以自焚醒国人！

第32章 大浪淘沙 344

倪思源虽然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却没有走向这一步，就在他上京告状一星期后，叶

梦琦案曝光了，陈六湖也被“双规”了。吴郑之重回银都局担任党委书记，在他依旧简陋的办公室里，新任局长李进又与他侃侃而谈，两人争论焦点：“银都现象”会重现吗？

第33章 不是尾声 364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铁老大”最不满意的J省精英——方明在公司经营活动中采取诈骗手段，侵吞国家资产，偷税漏税而受惩处，银都局的“内忧外患”一起被清除，他们又可以轻装前进了。



银都站站前广场，南来北往的人络绎不绝。突然，广场西北角涌出一群人，打着横幅，举着牌子，疾步向广场中央走来，长条横幅上写着：“还我公理！还我正义！悼念罹难者！”

有的标语牌更是开宗明义，上面大书：“惩治贪官，反对腐败！”

“公审国字第一号特大贪污犯牛一守！”

“陈六湖要向J省人民谢罪道歉！”

“我们要工资，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

广场上的人们呼啦一下，把这几百人的请愿队伍围了个水泄不通。观望者有之，支持者有之，看笑话、希望把这件事闹得越大越好的人更有之。请愿的队伍从几百人一下就增加到了二千人……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人们的情绪开始躁动起来。有人煽动说：

“他们再不答复，我们就冲车站，拦火车，搞它个鱼死网破！”

有的人高声大叫：“请愿不是请客吃饭！”

有人开始尝试冲进车站。

与此同时，在离站前广场不远处的银都局办公大楼内，常委会正在紧张进行。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一种意见认为：广场上的骚乱，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挑起来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制造事端，要挟局领导。对这些人决不能手软，必须坚决打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另一种意见认为：广场上的骚乱，是多种诉求的人凑到一起才发生的状况，他们各自的诉求不同，问题十分复杂，要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逐一解决。现在外界对叶梦琦的死因谣传很多，如果采取简单办法强行处理，后果会更严重。

两种意见都有道理。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吴郑之一时难以定夺，经验告诉他，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班子的团结，越需要沉着、冷静。他略微思考了一下，把党办主任李侦叫到跟前，压低声音吩咐道：“通知公安处，所有机动警力换便衣全部进入广场，以防不测；通知银都铁路地区各站段，严禁铁路职工进入站前广场围观、逗留，铁路职工要识大体、顾大局，坚守岗位；第三，局机关所有非值班人员都要进入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增援银都站；第四，给李局长打电话，请他速从北沟赶回来，关键时刻，他不能缺席一线指挥岗位。”

李侦领命而去，会议室里气氛骤然紧张，大家发言更谨慎了。

此时，外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人们一边呼喊口号，一边涌向了内广场，走在最前面的人群占据了一楼行包通道，行包房被包围了，一些人挤进了售票大厅，导致售票秩序大

乱；在出站口，又有一群人开始翻越栏杆，与车站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一场大骚乱迫在眉睫，就在这个时候，一辆黑色奥迪车鸣着喇叭，从大马路直接开到了内广场。小车还没有停稳，车门就已经打开了，一个细高个子从汽车里钻了出来，快步走到出站口的台阶上。只见他纵身一跃，像“蜘蛛侠”一般敏捷地爬上了前面的大花坛，人们定睛一看，此人正是他们要找的对象——银都局新上任的局长李进。

人群“呼”的一声，立即把他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李进站在花坛上，扯开嗓门喊道：“同志们，不要再往前挤了！大家再往前挤，花坛就会倒，我就会摔下来，我摔死了不要紧，可你们也就没有办法再听我说什么了。如果你们还想听我说点什么，那就请安静几分钟，好不好？”

人群渐渐地安静下来了。有人递给李进一个电喇叭，李进拿起电喇叭，按下了电源开关，面向出站口方向大声道：“同志们，今天，是一个十分特别的日子。三天前，我们舍己救人的大英雄柴兢同志去世了；半个月前，这个站的原站长离世了；再远一点，49天前的今天，也就是上个月的7号，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旅客列车重大责任事故，有数十名旅客罹难，今天，是他们在那边度过的头一个‘七七’^①，大家在这个时候相约来祭祀他们，我们是理解的，也是支持的。”

听到李进的电喇叭声，还想往前冲的人都转了回来，人们寄希望于这个新上任的局长说点真心话，给他们一个交代。绝大多数讨要工资的人也并不想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李进趁机向大家建议道：“同志们，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来追忆他们？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来纪念他们？来追忆和悼念我们在‘11·7’事故中牺牲的烈士和罹难的亲人？”

有人听出了李进的弦外之音，大声问道：“你说，用什么方式？”

李进站在了花坛的最高处，大声道：“用我们最大的努力，搞好银都局的工作，尽快恢复北银线施工，用我们最大的努力，加快办案进度，尽快结清大家的工资，把蜀官非、朱一之、牛一守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我们要求公审陈六湖！”人群里有人大声回道。

“陈六湖是部管干部，”李进并没有回避，而是大声向大家解释道，“我们银都局没有权力查他的案子。不过我相信，也请大家相信，上级部门对陈六湖的案子是十分重视的，已经派了精兵强将在依法查处。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他的所有罪行将公之于众，他将会受到法律严厉的制裁……”

“你说的话，到底算不算数？”人群中有人不买账。

“当然算数！”李进一点不含糊。

“敢不敢画押？”又有人问。

“有什么不敢？”李进一边反问，一边跳下花坛，爬到了停在花坛旁边的一辆拖车上，突然看到广场的中心位置还有人举着要求“铁老大”向J省人民道歉的牌子，他心里

^①这是J省当地一种民俗，不幸罹难的人要在奈何桥上走七七四十九天，然后才能在亲人的祭祀中进入天堂，否则，只能进地狱。

一震，灵机一动，用更洪亮的声音向广场上的人群大声疾呼道：“同志们，你们看，广场上还有人举着‘铁老大’的牌子，大家说说，我们现在还有资格被称做‘老大’吗？”

人群中没有人吱声。

李进把手一扬，指向了不远处的银都局办公大楼，大声道：“说实话，我们早就算不上老大了。大家看看，不远处就是我们银都局的办公大楼，这栋大楼还是上世纪30年代建造的，早就是名副其实的‘危楼’了，可我们现在还在用，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钱建新楼。在银都，在J省，哪里的居住条件最差，哪里就是我们铁路职工的住宅！我们这个火车站周围的铁路住宅区，已40年没有建设了，被人家戏称为‘贫民窟’。同志们，我们还算老大吗？”

“算不上了！”不知什么时候，一大群身穿铁路制服的铁路职工也站到了人群中。听了李进的话，大家也跟着一齐喊了起来。

“是的，我们现在无论是从企业的盈利能力来讲，还是从员工的福利待遇来讲，我们都不算老大了，民航和公路的发展比我们快，石油和电信的福利比我们好，我们现在是勒着裤腰带过日子，今天如果我们有钱，我们的一线职工不会这么困难；我们更不会拖欠大家的工资！”

说到这里，李进把头一昂，话锋一转，又大声道：“可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他们以为自己还是‘老大’，还想当‘老大’，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大处长、大站长、大段长，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他们的行为是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的，他们不能代表铁路职工的大多数！”

“哗——”人群沉默了30秒后，掌声就雷鸣般地响了起来。

李进又接着道：“一个蜀官非，让银都局少建了几栋楼，一个牛一守，让北银线丢了几个亿，一个朱一之，更让我们体无完肤，我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我们会主动出击，我们会让他们把吞食的大家的劳动成果再吐出来！同志们，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就从这个车站的钟楼上跳下去，以此向大家谢罪。请大家再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一个星期内，我向大家保证，恢复北银线的正常施工，把拖欠的工资悉数发给大家。大家说，好不好？”

“好！”人群中有人大声叫道，随后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广场上对立的情绪慢慢消融了。就在这个时候，吴郑之率领的大队人马也赶到了，两只队伍没有了隔阂，很快地就融合到一起了。

“同志们，”李进向吴郑之的方向张望了一下，伸出双手，又用力地向下压了压，继续道，“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我们只有背水一战，破釜沉舟，不这样做，我们就没有办法为广大的旅客货主服务好，我们在运输市场的份额还会继续萎缩下去，我们更无颜面对银都局的十几万职工。所以，从今天起，我宣布：银都局要坚决摒弃唯我独尊的老大思想，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一心一意为旅客货主服务，一心一意为职工服务。今后，谁还要搞老子天下第一，谁还搞万般皆下品，唯有老子高，我们就一起行动起来，打倒他……”

“哗——哗——哗——”广场上雷鸣般的掌声再次响了起来，这一次，足足响了三分钟！

一场危机化解了。

倪思源被裹挟在这人声鼎沸、群情激荡，汹涌澎湃的人潮里，开始有些身不由己，当他透过一道道人墙，亲眼见证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又暗自庆幸起来，心头一热，两眼湿润，一幕幕往事，又像“蒙太奇”电影镜头一样，不断地在他眼前闪现……

倪思源还在三楼的走廊上时，就听到四楼自己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丁零零”地响个不停。他立即加快脚步，一边跑一边掏钥匙，大门一打开，办公桌上的电话仍然像炒豆子一样地爆响着。

“喂，思源吗？”

倪思源抓起电话，还没等放到耳边，听筒中秀美的女中音就炸响了。倪思源一听，绷紧的神经马上就松弛下来了，对着话筒嬉笑道：“叶大站长，是你啊，我以为是总编又来催命了呢！”

“是么？总编的电话你接，叶姐的电话你就不接了？”话筒里，叶梦琦高声叫道。

“哪敢啊！”倪思源也打趣道，“你叶大站长的电话不接，我还敢在银都局待下去啊？”

“算了，你别贫了。”叶梦琦的高八度也随之降了下来，柔声问道，“听说部里要从北方抽调800名警察，坐飞机来银都打击炒票，你知道这事吗？”

跑步上楼，又是跑步进屋，倪思源平常没有大运动量的锻炼，额角早已渗出一层麻麻汗。他用手擦了一把汗，顺势换了一下握听筒的姿势，随口道：“人家无偿支援，来帮你维护秩序，这还不是好事吗？”

“咳！”叶梦琦的声音一下又高了两三度，把倪思源的耳膜都震麻了，“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把这么多人弄到银都来，不要说管吃管喝，就是让他们一人吐口唾沫，不也把银都站给淹了，我们还怎么工作啊！”

“那怎么办？”倪思源直言道，“这是上面定的，又不是银都局定的，你还能左右得了？”

“我当然左右不了，”叶梦琦顿了一下，又道，“不过，我想请你帮点忙，你有时间吗？”

“我又不管打击票贩子，能帮你什么忙啊？”倪思源不解地问。

“你不管打击票贩子，就不能帮我出点主意了？我要跳楼，你也见死不救啊？”叶梦琦口不择言，急了。

“这……”倪思源犹豫了。

见倪思源还不答应，叶梦琦又央求道：“过来一下吧，就算叶姐求你了，还不行吗？”

倪思源平生最怕人家说软话，被叶梦琦这一急一求，不好再回绝了，只得连连道：

“行行行，我来，我来，我就来。”

“那好，”叶梦琦犹豫了一下，又道，“我现在还有一个会，脱不得身，你10点半到紫金8号，我们在那里见面，好不好？”

“10点半？”倪思源下意识地瞄了一眼对面墙上的挂钟，现在才8点过5分，心里又有点不高兴了，但嘴上不好说，便调侃道：“你呀，你是大老板当惯了，一大早就发号施令！”

“我哪是什么大老板啊，我就是一个花瓶，摆在车站，是供人出气的。”叶梦琦发完了牢骚，又加重语气道，“说定了，紫金8号，10点半，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倪思源叹了一口气，放下电话，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

一下调动800名警察专赴银都打击票贩子，这不是一件小事，可先前怎么没听到一点风声呢？倪思源知道，在这样的问题上，报社始终是后知后觉。在这个时候，叶梦琦要自己去帮什么忙呢？难道她是想趁打击炒票的大队人马还未到，先在报纸上做点什么宣传？眼下，这类的活动搞溜了，工作也就程式化了，往往是一项活动还没开始，组织者自己的体会文章就出来了，说白了，就是“忽悠”。可是，这是一项什么活动呀？800名警察赴银都，这是你叶梦琦敢“忽悠”的吗？不可能，叶梦琦不会这么傻。

是车站又发生了什么捅天冒尖的事？去年春运，银都站曾发生了一起购票过程中的猝死事件，受到媒体的好一阵声讨。后来，经法医鉴定，证实死者直接的死因是因为心脏病突发，纯粹是一起偶发事故，这虽然缓解了车站的部分责任，但还是引来了网上的一片骂声。正因为这个原因，春运结束后，银都局即拨出巨款，对银都站售票大厅进行了重新改造，增加了售票窗口，扩展了售票空间，增设了中央空调。难道今年又遇到了与去年同样的事？倪思源摇了摇头，觉得不大可能。今年，售票大厅里的售票环境、秩序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叶梦琦在也没提这事，应该不会是这方面的问题。

银都火车站是中国南方铁路的一个重要枢纽，又是银都铁路局下辖的一个特等客运大站，处在J省省会的中心。虽然不沿海、不靠边，但它承东启西、交南贯北，每天南来北往的旅客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大宗货物通江达海，不经这里，插翅也难飞，因此，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人多车多，“黄牛”自然也特别多。可这些“黄牛”到底和车站工作人员有没有关系，没人说得清、道得明，但上面下了决心，派这么多警察来银都，这就不说得清、道不明的问题了。诚如叶梦琦所说，把这么多警察摆在银都站，一人吐一口唾沫，也能把银都站给淹了。如果银都站真有什么问题，你还想玩点小花样躲过这一劫？恐怕也是不可能了，人家800名警察不会这么傻！

经过这一折腾，稿子没法写了，材料也没法看了。好不容易挨到10点钟，倪思源抓起桌上的采访包，往里放了一支笔、一个采访本、一个录音机，再加一个小照相机，夹着包出了大门，直奔紫金8号而去。

紫金8号是银都市的一块风水宝地。这里有山有水，山水相连，山上绿树成荫，湖中碧波荡漾，右边紧邻J省省委大院，左边则是省政府机关所在地，与J省最大的城市公园——盘龙公园隔湖相望。银都市规划部门原本计划在这里再建一个绿化风光带，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块地被一个房地产大亨买走了，之后便盖起了一大片风格迥异、怡情婉

约，城市中心罕见的园株式商品住宅，成了银都市的一大新风景。因为这里地处银都市北区紫金南路第8号，故取名紫金8号花园。

在一大片已经竣工的商品房中，北面有三个倒“品”字结构的大高楼，最高的一栋主楼有48层，楼高150多米，远远望去，直插天穹；最低的一栋也有28层，其他的高楼则都在30~40层上下。在这一大片高楼的对面，还有一些设计更隐蔽、造型更独特的小别墅，依借山势散落在另一大片山坳里，据说，叶梦琦就在这个地方购买了一套带小花园的单元独户、自成一体的小别墅，她今天要自己到这里来，是不是表示她已乔迁了新居呢？

倪思源走进小区，绕过两座“品”字高楼，又拐了一个“之”字形的大弯，绕到叶梦琦新居门口。一眼望去，远远就看到叶梦琦已经笑容可掬地站在门外迎候了，倪思源也加快脚步迎了上去。叶梦琦是那种叫人猜不出自己确切年龄的女人，猛一看上去，顶多不过30岁，站在台阶下，笑容满面，宛如湖边初升的太阳。她虽然还穿一身藏青色的铁路工装，戴着大盖帽子，但藏青色的工装却依然包裹不住她那充满活力的职业女性特有的魄力，尤其是那一双含情脉脉、会说话、可勾魂、能洞穿男人心肺的大眼睛，叫倪思源猛的一下打了个寒战，差点有些回不过神来了。

“哎哟，我的倪大记者，你可真准时，不差一分哪！”叶梦琦抢先伸出右手，大声道。

“你叶大站长的指示，小弟敢不从命么？”倪思源也满是微笑，与叶梦琦握了握手，回敬道。

叶梦琦松开手，一把拉开房子的前门，又做了一个恭请的姿势，大声道：“请进。”

倪思源停在门旁，谦让着让叶梦琦先进。叶梦琦却一个闪身，跃到了倪思源的身后，轻轻推了一把，倪思源这才不好推让，一步跨进了前面的过厅。

叶梦琦殷勤地接过倪思源的采访包，小心地把它放在旁边的茶几上，一边放包，一边真诚地感慨道：“真是大记者，到我这里来还带着采访包，敬业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啊！”

倪思源有点无奈，解释道：“你可别笑我了，我哪敢跟你比啊，你是大站长，动动嘴就可以了，我就只有这个包，这些年，习惯了，不带上它，心里就没底，万一路上碰到什么事，那就抓瞎了。”

“理解，理解，这是职业习惯。我也一样，穿上这制服，就像上了紧箍咒，可不穿又不行，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这身衣服换下来。”叶梦琦一边说，一边把帽子从头上取下来，一道黑色瀑布飞流直下，这一头秀发又让她添了三分妩媚。

“你的消息确实吗？上面真的会搞这么大的动作，把800名警察派到银都来？”倪思源进得客厅，屁股还没有落座，就迫不及待地问。

“这事很蹊跷，”叶梦琦没有正面回答，停了一下，却意有所指，道，“我看，是有人背后捣鬼，说不定有大阴谋。”

“阴谋？什么阴谋？”倪思源一愣。

“你想想，如果没有人背后捣鬼，部里怎么会把这么多警察派到银都来？难道我们这

里的票贩子比北京、上海、广州的还要多？”叶梦琦反问道。

“你是说，问题出在银都局内部？是有人向上打小报告？”倪思源问。

“没有这种可能？”叶梦琦反问道。

倪思源想了想，道：“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在这个时候捣鬼啊？”

“你我是没有这个胆子，可不见得人家就没有啊！”叶梦琦顿了一下，又问道，“你在北京的同行多，朋友也多，能不能帮忙打听一下，这内鬼会是谁？”

“这怎么好打听？”倪思源问。

“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有人背后搞鬼，我们就忍了？算了？”叶梦琦又问道。

“恕我直言，”倪思源考虑了一下，直言道，“你这个判断不准确。你不想一想，部领导一下调动800警力，会依据小报告做决策吗？靠搞鬼能达到目的吗？”

“部领导怎么想，我不知道，他们相不相信小报告，我也不知道。”叶梦琦神秘地笑了笑，接着道，“不过，我现在知道，这800名警察不来了。”

“不来了？为什么？”这一下，轮到倪思源吃惊了，他连忙问，“你的消息，哪个是真的？”

“正是因为我也不清楚，”叶梦琦顿了一下，道，“才想请你帮忙打听打听啊。”

“你真的认为是有人背后捣鬼？”倪思源想了一下，又追问道，“那你认为，谁最有这种可能？”

“一只猪没有吗？”叶梦琦反问道。

“谁？”倪思源一下没听清。

“一——只——猪——”叶梦琦一字一顿道。

“他？你怎么认为会是他呢？”倪思源一愣，大惊。他知道，这“一只猪”大名朱一之，是银都铁路公安处处长，也是银都局党委书记吴郑之手下的大红人。不过，熟悉他的人私下里并不叫他朱一之，而是喜欢把他的名字颠倒过来，这“朱一之”便成了“一只猪”。

“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了。”叶梦琦愤愤道，“前些日子，他就准备对我们下手了。”

“下什么手？”倪思源问。

“他要抓人，”叶梦琦咬牙切齿，柳叶眉倒竖，又道，“我们河西有一个售票点，他说人家倒票，要把人家都抓起来。”

“一个售票点？”倪思源笑了，“你手下有几十个售票点，还怕他抓一个售票点，影响你卖票不成？”

“我怎能不急呢？”看到倪思源不当回事的样子，叶梦琦不高兴了，道，“这个售票点是我们的一个大户，银都市郊区的民工团体票都是从这里走的，仅他这一个售票点，一次春运就卖掉了200多万张，抓了它，不就等于抓了整个银都站？”

“有这样严重？”倪思源一愣，问道。

叶梦琦又点了点头，道：“不严重我怀疑他干什么！”